

重走营造学社之路 一场跨越90年的建筑对话

本报记者 赵永宏



云冈石窟第9窟前室仿木构浮雕

1930年，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。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，梁思成、林徽因等学者以近乎悲壮的姿态，踏上了一场系统调查中国古建筑遗存的征程。此后的十余年间，他们的足迹遍及15个省份、190多个县，用脚步丈量山河，用手稿记录文明。

90余年后的今天，当记者手捧新近出版的《这就是中国古建筑 重走营造学社之路》这本书，在首都图书馆聆听该书作者之一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讲述“山崖上凿出的北魏建筑史”时，感到我们与云冈石窟之间，隔着的不仅是时间，还有一个民族对自身文明认知的深化与嬗变。

筚路蓝缕：营造学社的山西起点

1933年9月，梁思成、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刘敦桢、莫宗江等人从北平西直门车站（今北京北站）出发，第一次奔赴山西，此行的核心目标之一，便是调查大同古建筑与云冈石窟。彼时的云冈石窟，虽为佛教艺术瑰宝，但在中国本土的金石学传统中却长期被冷落。梁思成在日后的记述中分析了3个原因：“地处边僻、交通不便”；“云冈石窟诸刻中没有文字”；“窟外或崖壁上即使有，……却早已漫没不存痕迹”；“士大夫阶级好排斥异端”，尤其是在清朝，儒家视佛教为异端，自然认识不到石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。

正是这次考察，让云冈石窟的建筑史价值得以被“发现”。不同于以往金石学家对佛像本身或宗教意义的认识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将目光投向了一个独特的维度——“建筑”的价值。他们

关注的不仅是洞窟的布置与构造，更是石窟石刻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式样：柱、阑额、斗拱、椽、瓦、檐、脊，这些在后世中国木构建筑中司空见惯的构件，在云冈的雕刻中呈现出了初型的样貌。

一个关键的结论由此诞生：尽管云冈石窟的雕刻中承袭了希腊古典宗脉与印度佛教艺术影响，但在结构原则上，中国建筑并未被外来力量所动摇。梁思成敏锐地指出，佛像雕刻中的外来因素强烈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，而建筑本身则“二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”。云冈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实证，更是中国建筑“同化力”的见证。

石刻上的建筑史：为何云冈不可替代

为何云冈石窟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据如此特殊的地位？一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由于北魏时期木构建筑实物留存极为有限，云冈石窟成为认识那个时代建筑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关键线索。1933年，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，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为期3天的详细考察。他们“得以亲自抚摩这些珍罕的建筑实物遗证”，并发现这座艺术宝库拥有两重“建筑”的价值：其一是洞本身的布置、构造及年代，与敦煌、印度之差别等等；其二是洞中石刻上所表现的北魏建筑物及建筑部分。

云冈石窟提供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建筑史。早期的“昙曜五窟”平面呈椭圆形，顶部为穹窿状，带有浓厚的中亚与印度风格；而稍晚的洞窟则采用方形平面，出现中心塔柱，窟顶使用覆斗形或平基天花，壁上刻满中国式的木构佛殿形象。从椭圆形到方形，从穹窿到覆斗，石窟形制的演变，清晰地勾勒

出佛教建筑中国化的轨迹。

这与营造学社的治学理念一脉相承。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梁思成等人之所以坚持田野调查，是因为他们深知，只有通过实物测绘，才能破解成书于宋代的《营造法式》之谜，才能摸清中国古建筑的“家底”。云冈石窟中那些栩栩如生的斗拱、柱头与檐口细节，恰恰提供了文字记载所无法传达的结构信息。

薪火相传：从1933年到2026年

8月2日，在首都图书馆举行的“重走营造学社之路——中国古建筑系列讲座”，是当年梁思成等人学术研究的当代延续。杭侃教授作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云冈研究院院长，他所代表的，是一套远比民国时期更为系统、更具科技含量的研究体系。

这种传承与变革体现在多个层面。首先是保护理念的转变。营造学社时代的工作以调查、测绘与记录为主，带有抢救性发掘的性质。而在当下，国家文物局《国家文物事业发展“十五五”规划》提出，要强化文物古迹保护管理，实施“石窟石刻系统性保护工程”，云冈石窟与莫高窟、龙门石窟等一并纳入保护实施范围。同时，《规划》明确要求“规范有序开展重要石窟寺数字化工作”。这样，从“抢救性发掘”到“系统性保护”，折射出的是一代代文保工作者、当代学者对文化遗产认知的成熟。

其次是技术手段的革新。梁思成当年在云冈只能依靠皮尺、相机与手绘草图；今天的学者则可以利用激光扫描、三维建模与数字孪生技术，为石窟建立毫厘不差的“数字档案”。例如，在石窟本体系统性保护方面，云冈石窟已建成覆盖全城的监测体系。通过布设196台专业监测设备、570处传感节点，搭建起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联动、区域气象与环境监测协同、动态捕捉细微病害的立体巡护网络。此外，云冈研究院建成全国首套石窟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智能调控系统，完成省级重大科技专项“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”攻关，抑制洞窟凝结水生成的有效率达97%以上。依托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省级重点实验室，云冈研究院牵头编制了《石窟寺病害与图示》等地方保护技术标准，形成从病害监测、抢险加固到预防性保护的全链条保护体系。如果梁思成能看到今天的数字化成果，大概会感慨万千——当年他们用脚步丈量，今天我们用数据重生。

最后是研究视野的拓展。营造学社的考察受限于交通条件，集中在主要交通沿线，留下了晋东南等区域的遗憾。而今天的中国古建筑研究已覆盖全国，并且对当年那些未被涉足的区域

进行了系统补测。更有学者如萧易，根据梁思成遗留下的3100余张川康调查照片，历时5年重新走访，于2025年出版《漫长的调查》一书，将80多年前的影像与当下的现状进行对比研究。

在行走与阅读之间

梁思成在《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》一文中曾感慨，云冈石窟“十数世纪来直到近三十余年前，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，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”。正是营造学社的这次考察，将这座艺术宝库正式纳入了中国建筑史的叙事框架。

90余年后，当我们坐在首都图书馆的报告厅里，听专家娓娓道来云冈石窟的空间智慧与建筑文化，我们实际上是在参与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一端是北魏工匠在武州山南麓挥锤凿石的叮当声，一端是数字屏幕上跳动的三维建模数据；一端是梁思成在昏暗洞窟中临摹斗拱的铅笔线条，一端是《这就是中国古建筑 重走营造学社之路》带给我们的古建新知。

正如现场一位观众在听课笔记中这样写道，当年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用脚步丈量山河，是为了回答“我们有什么”；今天，我们重新沿着学社的足迹出发，是为了回答“我们是谁”。从手稿到数字，从田野到讲堂，中国建筑史的书写从未停歇，而每一次重走，都是对文明根脉的一次深情回望。而杭侃教授在这场讲座中也启示我们：云冈石窟不仅是“山崖上凿出的北魏建筑史”，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绵延不绝的见证。



《这就是中国古建筑 重走营造学社之路》封面

聚焦晋东南区域中小型石窟寺

——第八届“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”开班小记

本报记者 赵永宏



工作坊师生合影

8月3日，由云冈研究院、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、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、高平市文物保护中心、晋东南区域中小型石窟寺保护研究中心、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八届“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”在晋城高平市正式开班。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雪冰、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、山西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三级调研员田芳、高平市相关部门负责人，以及山西大学王炜、武夏，云冈研究院吴娇、侯瑞等工作坊指导老师及全体学员参加了本次开班仪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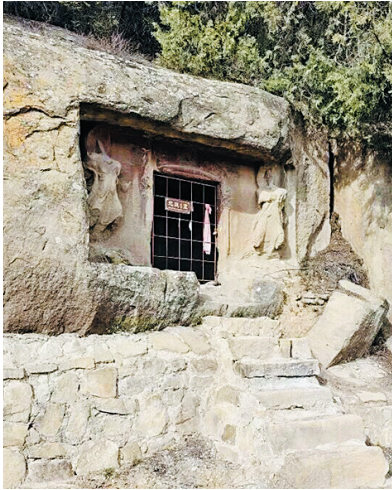
“山西石窟考古田野工作坊”创办于2019年，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，共有海内外高校及相关文博机构数百位学员参加了工作坊的学习，对加强石窟保护、深化石窟研究、培养石窟专门人才以及云冈学学科建设做出了持续而重要的贡献。

本届工作坊共招收来自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学员15位，在为期8天的活动期间，将安排专家授课、学员研讨、洞窟实习、野外考察及成果汇报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。与往届工作坊相比，本届工作坊具有3个特点：首先，研究目标更明确，主要聚焦晋东南中小型石窟，希望通过集中的考察和研讨，产生最新的研究成果；其次，博士生人数最多，15位学员中共有14位博士研究生，占比超过90%，这些学员大部分持续从事石窟及相关研究，有的已经发表多篇学术论文；第三，倡导多学科交流，本届工作坊从学

员到授课专家，都来自考古学、美术史等不同的学科，希望通过工作坊搭建不同学科领域对话的桥梁。

本届工作坊将理论与实践、传统研究方法与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，旨在积极培养石窟寺考古后备人才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同时进一步推动中国石窟寺考古发展，促进“云冈学”建设。

开班仪式结束后，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教授给学员们讲授了第一课，着重讲解了石窟寺的内涵、考古学与石窟寺考古、数字化与AI在石窟寺考古和研究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等，工作坊全体指导老师、学员及高平市文物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等参加了学习。



高平市石堂会石窟

《遇见云冈》

无声的交响：在云冈第12窟听见北魏

本报记者 赵小霞

眼中看的是石刻，耳畔听的是历史，心里装的却是敬畏。走进云冈石窟第12窟，你会产生一种奇妙的错觉——明明四壁萧然，耳畔却似有钟磬齐鸣。这座被誉为“音乐窟”的殿堂，是云冈石窟中最富动感的一间。如果说其他洞窟是在展示佛教的庄严与静穆，那么第12窟则是在上演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大乐舞。它不靠声音取胜，却用石头雕刻出了最激昂的乐章。

第12窟的震撼，首先来自它的“阵容”。在前室北壁明窗上方及东西两侧，一列天宫伎乐高居龕内，犹如一支编制齐全的“宫廷乐团”。仔细辨认，你会发现琵琶、箜篌、箏、横笛、排箫、羯鼓、腰鼓……十几种乐器错落有序。这些乐器的来源极为复杂：竖箜篌、曲颈琵琶来自西域，箏、琴源于中原，而羯鼓则带有鲜明的鲜卑特色。它们共聚一堂，正是北魏平城时代与丝绸之路多元文化汇聚的真实写照。站在这里，你看到的不是冰冷的石头，而是当年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声，是胡汉乐舞在此交融的生动现场。

这支“乐队”并非静止的摆设。在佛教语境中，音乐是“伎乐供养”，是最高等级的礼佛方式之一。窟顶的击鼓夜叉怒目扬臂，鼓槌蓄势待发；飞天伎乐衣带当风，似乎正随着隐形的节拍翩然起舞。这种“动”与“静”的极致反差，让整个洞窟充满了张力。即使不懂梵文经义，普通人也能从这些欢快的舞姿和丰富的乐器中，直观感受到佛教艺术“普度众生”的亲合力。

然而，读懂第12窟，离不开院史馆里的那几页旧档案。跟随《遇见云冈》的镜头，这支沉默的乐队才真正教会我们如何聆听寂静。

今天的游客很难想象，这支“千年乐队”曾命悬一线。在院史馆展出的

1970年代修复记录里，详细记载了第12窟前室的危况：由于岩体裂隙和风化，许多伎乐天的头部和手臂曾面临崩落风险。老照片里，那些精美的乐伎曾满面粉灰，甚至残缺不全。正是几代文保人用注浆加固、锚杆支护等“微创手术”，才让这场盛大的演出得以延续至今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的数字化保护。为了让这些脆弱的“乐声”永存，云冈研究院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，对第12窟进行了毫米级的数据留存，并首次实现了整窟的可拆卸3D打印复制——如同“积木”般拼装成型，让这座“音乐窟”走出大同，在全国多地展出。这意味着，当你在院史馆看到那些高清扫描图和测绘数据时，你实际上是在看第12窟的“数字分身”——科技让无声的石头发出了可以被记录、被传播的新声。

从公元5世纪的皇家凿石，到20世纪的抢险加固，再到21世纪的数字重生，第12窟的历史就是一部云冈的保护史。

离开时，回头再看一眼那些沉默的伎乐天。他们依然在演奏，只是听众换成了我们。在这个被称为“音乐窟”的地方，最动人的乐章或许不是来自手中的乐器，而是来自1500多年来，人类对文明传承不曾停歇的执着与热爱。



关注大同日报融媒体中心看更多精彩内容

点赞！来自云冈石窟的文创

本报记者 赵喜洋



带一件云冈礼物回家，超赞

盛夏时节，云冈石窟景区的人气依然火热。游人自四方来，沿着山崖间的石径缓缓穿行，目光在千年造像间流连。行至第20窟前，露天大佛安然端坐，阳光正好洒满佛面，那份从容与温厚，让人不由得停下脚步。有人仰头凝望，有人静静伫立，也有游客学着佛像的手势，与大佛击掌——这一刻，千年的石窟仿佛不再遥远，而是带着温度，走近每一个人。

从大佛脚下转身，顺着莲花大道南行，不远处一座通透的玻璃房子便跃入

眼帘。那是“云冈时光”文创店，远远望去，玻璃幕墙映着蓝天与山影，仿佛一只透明的宝匣，把云冈的灵气与创意一并收纳。推门而入，清凉扑面而来，与洞窟外的暑热形成鲜明对比，像是一步踏进了另一重天地。

店内温润祥和，陈设雅致，货架上密密匝匝地摆满了各式文创产品——胸针精巧，冰箱贴玲珑，书签薄如蝉翼，包装上织着古意，笔记本的封面隐约透出佛像的轮廓，还有扇子、钥匙扣、丝巾、水杯……日常所用之物，都被赋予了一层云

冈的肌理。据介绍，这些产品从设计之初便深植于石窟文化，设计师将莲花纹、龙纹、飞天、伎乐、瓦当、魏碑等典型元素一一提取，再以现代审美重新演绎，最终凝结为“云冈礼物系列”“云冈锦绣系列”“云冈永恒系列”三大主题，每一件产品备受游客追捧。

在一方展台前，聚拢的游客最多。那里陈列的是菩提树香皂，造型取自云冈造像中双手禅定、双耳垂肩的端庄佛面，线条简洁而气韵饱满。香皂采用氨基酸材质，温和亲肤，既有观赏之趣，也合实用之需。旁边的锦绣窄长巾则更为绚烂——莲花缠绕，龙纹盘错，飞天凌空而舞，衣带当风，动静之间，仿佛把北魏那个开放、包容、飞扬的时代，一并织进了丝缕之中。

冰箱贴区域也是人头攒动。“飞天”凌空，“二佛对坐”安然，“音乐窟”里箜篌琵琶依稀可闻，“魏碑”苍劲，“瓦当”古朴……小小一方磁贴，竟浓缩了整个云冈的万千气象。不少年轻人一边挑选，一边低声讨论着每一款背后的故事，脸上满是发现新知的欣喜。

而在店堂一侧的长桌旁，围坐着一群正在“集章”的游客。桌上摆着菩提树、思惟菩萨、套色飞天伎乐、佛本生故事图等数十枚印章，每一枚都线条精细，色彩分明。游客们在云冈笔记本上小心翼翼地按压，每盖下一枚，便像是与石窟中的某一段历史完成了一次无声对话。

有人集满一整本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像是捧着一部亲手编纂的“小云冈”。

再往深处走，是一片安静的阅读区。书架上，《云冈石窟全集》厚重地矗立着，那是数位学者心血的凝结，是云冈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。旁边，《云冈石窟之谜》《云冈石窟十看》《云冈研究》等普及性读物则更显亲切，图文并茂，深入浅出。有的游客端一杯清茶，靠在沙发上一边读，一边抬头望望远处的山崖，似在书页与实景之间来回对照，反复品味。

店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云冈石窟不只是一处旅游目的地，更是一座活着的文化宝库。它所涵盖的雕刻、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建筑等诸多门类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自洽的符号系统。“文创产品不是简单的复刻，而是把那些沉睡在石头里的故事，用当代的语言重新讲出来。”她说，“游客带走的不仅是一件物品，更是一段可以随身携带的云冈记忆。”

从玻璃房子走出来，阳光已把大佛的轮廓镀上一层暖金色。回望那一方透明的小店，依然人影绰绰，笑语轻扬。或许，云冈的魅力本就如此——宏大得足以震撼心灵，细微得足以藏进一枚胸针、一方书签、一页印章。而来自云冈石窟的文创，正是那座连接千年与当下的桥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，都能把这份沉静而温暖的力量，妥帖地装进行囊，带回日常。